

国内著名文学期刊主编评介海南青年作家文学原创作品 海南文学“生力军”显新锐活力

H观察

■ 本报记者 袁宇

编者按

近年来，我省作家队伍整体创作水平明显提升，尤其青年作家群，有一些名字已进入全国的视野。“70后”的诗人队伍力量雄厚，有个别诗人在全国已深具影响力，“80后”的小说作家群体逐渐受到文学界关注，“90后”文学新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，还有“网络文学作家群”和“儿童文学作家群”等，都已出现在全国的榜单上。我省作家创作作品特色鲜明，文学作品正在走向繁荣新局面。



小说端倪： 有不错的尝试和实验

■ 李倩倩

从几部作品来综述海南青年作家的写作，有点一斑窥豹，但也能显山露水，找出一点端倪，读出海南的丰富性。

移民文化的混杂特色，让海南文学容纳千曲而自成面目，各具源流而又融合吸收。比如郑小驴的《骑鹅的凛冬》带着楚湘之地的巫性色彩，构思精巧，关注生活的沉重之处，犹如深海的暗流，在不经察觉之间，却带有席卷之力；崔湘青的《起色》承袭齐鲁散文之韵，自由敞开，文采灵性，颇有意识流之感；萧烟的《太阳谷》幻化架空，塑造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之地；李唐的惊悚小说系列在类型写作之外，关注的却是人的身份存在和价值认同；林叶的《苍凉的手势》意象考则注意到文学背后的符号化和网络化。

整体来说，作品虽多少有不够成熟之处，但无论在叙事内容还是文本意识上，都有不错的尝试和实验，展现了海南青年作家新锐活力的文学元气。新的时代必然会有新的文学表征，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学的呈现，夹杂着大量的水分和娱乐成分，模式化、套路化，或多或少降低了文学的写作门槛。如何在新的写作态势中自觉自醒，有意识地提升写作难度和艺术性，如何在现代化进程极致发展的速度下，放慢脚步且自我沉淀，是当代青年写作者都将面临的问题。

专家点评

散文观感： 头条关乎作家格局与理想

■ 鲁顺民

此次参加海南作协举办的评介会，我负责看散文。到手的有六位散文作家的稿子，分别是文益思的《散文二题》，莫晓鸣的散文四则，陈亚冰、段万义的文化散文在《陵河畔漫步》《八仙桌》，还有陈亚冰的一篇童话作品，陈作翠散文两篇。通览之后，感慨甚多。六位作家的作品各有千秋，整体来讲，都在水平线上以上，都可以发表，但是发表是不是标准？显然不是。作为一个写作者，发表只是示众，但是你能不能占据头条，关乎一个作家的格局与理想。在此谈一谈阅读之后个人的一些感受。

第一，关于文体问题。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之一，就是作家能够树立起明确的文体意识。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，莫不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，每一篇经典作品，散文也好，小说也好，呈现在读者面前，都具有文体意义上的惟一性。当作家准备把个人经验与生活积累通过构思变成文字的时候，内容本身会自觉地寻找是用散文来呈现还是用小说来呈现。阅读六位作家作品，有些内容实际可以用小说来表达可能效果会更好。

第二，关于语言。作为一个写作者，在你敲击键盘的那一瞬间，就决定了你必须跟别人的表述不一样。说白了，你就是一个作家。当然，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很轻狂的想法，但当你写作的时候，没有这样一个定位，写作几乎是无效的。这个定位是自期，也是对世界的一个承诺。别人那样写，我偏要这样写，过去我那样说，我偏要这样说。写作的过程，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就是跟自己作对的一个过程。否则，你写出的东西跟别人没有什么区别，你的写作注定就是无效的。

诗歌印象： 有热腾腾的人间气息

■ 杨献平

海南的诗歌有其明显的地域性，同时又具备了多移民的驳杂之色。四面环海之所，陆地孤立，海浪拍岸，热带的风光及多民族混居，迥然有别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。因此，海南的诗歌当中多的是咸湿的水分，同时还具有热带的那种“薰黑”之色与别的样的沉雄与壮怀。比如邹旭的《海》《过琼州海峡》，南浩的《废墟号》，陈波来的《芒果记》，许燕影的《黎母山》等，诗歌中的“潮气”与“沉淀性的盐分”，以及对各种事物，尤其是这座海岛的种种烙印式的“确认”与“发酵”，不仅有着钢铁的筋骨，且时常蕴含着惊涛的力量。

而郑朝能的《乡村的夜晚》，吕小丹的《在春天》，王谨宇的《野趣》，唐南鸿的《在海边》，林燕的《真相》，陈吉楚的《新年快乐》，曾晓华的《黄昏气息》，章之乐的《戴胜鸟啄着海南冬天》，吴开贤的《城市的蓝》等，无论是乡野诗性呈现，还是居住城市的各种情绪和心思，都有着热腾腾的人间气息。

需要进一步说起的是，当下的诗歌创作或者说诗人们，如何从众多的同道者当中明显地独立出来，这应当是一个诗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。诗歌乃至一切文学创作，之所以称之为艺术，肯定是摆脱了“叙常情”“表心意”的素常范畴，它应当是集中的，爆发的，有典型性的。再者，海南诗人的诗歌创作，就我所看到的作品而言，还没有达到一个繁荣的阶段，即使有一些不错的诗人，但还存在着书写的浅显与庸常，对事物判断和认识的流于一般，创新和独立的自觉性还不够。对此，我的建议还是老话，即“功夫在诗外”。综合的能力，尤其是思想见识的丰厚和深邃，以及视野的宽广，较高的自我领悟程度，仍旧是诗歌创作的最根本的基础所在。以上，愿与海南诗人同勉。

H作品摘登

《骑鹅的凛冬》(小说节选)

■ 郑朋

一群鹅，共五只，三白两灰，一公四母。立夏回来数了几次，放心了，端起盆，迈出门槛。鸡也来了。它们仰着头，咕噜噜地瞅他。立夏佯装撒谷，它们拍打着翅膀，腾跃起来。发现上了当，转而又咕噜噜盯立夏的手看。立夏捏了把谷粒，扬起手，空中便多出一道金黄的抛物线。沙沙沙，每颗都落了地。鸭子嘎嘎嘎，摇摆着也来了。它们伸着脖子，长喙东戳西探，看似笨拙，撮起食来最得劲。喙子像极吸尘器，都精明着呢，哪里谷粒撒得厚往哪钻。鸡被挤得弹脚舞翅，来了怒火，脖颈处鸡毛炸裂，鸡冠笔挺，朝鸣背狠狠一啄。嘎的一声，鸭子扇着翅膀跑了。鹅最后才来。它们优哉游哉，从桃树下慢慢踱过来。鹅群一来，就没了鸡鸭事了。连捣乱的小黑狗也快快走了。五只鹅，白花花一团，谁敢抢食，哗啦一翅膀，扇得它们七荤八素，站脚不稳。立夏就笑。笑得悬在鼻翼的两条“红薯粉”摇摇欲坠。他赶紧吸溜一声，又缩回鼻孔。

说来奇怪，这年冬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冷，滴水成冰，是南方少见的凛冬。立夏又从盆里抓了把谷粒，朝最大的那只白鹅喊，庆松，庆松，快过来！那只鸵鸟似的肥白鹅拍了拍翅膀，一摇一摆过来了，杏黄的喙比立夏小手掌还宽。庆松勾勾脖子，朝他欢叫。立夏趁势捉住它，骑了上去。白鹅顿时身子一沉，嘎的一声，“载”着立夏在院里慢慢走着。立夏学着电视里骑马的样子，驾驾驾，驭……觉得手中多了一条马鞭，时不时往空气里挥去一下。白鹅灵性，听得懂立夏的口令，他喊停就停，喊走就走。立夏经常骑白鹅，在他家院里摇晃，叫人好生艳羡。他们骑过牛，骑过狗，可谁都没骑过鹅。孩子们隔得远远的，喊，白痴骑白鹅，白鹅载白痴，白痴白鹅不分啰！

立夏怔怔地望着他们，也不懂回应。

因为这群鹅，孩子们都不敢靠近立夏。当然只要靠近立夏，立夏肯定没好果子吃。现在水车谁都晓得这是个傻子。时间再往前退点，立夏四岁，水车人背地里嚼舌头，说包子铺雷老头家的孙子脑子烧坏了，四岁还不会说话，是个傻子……

在陵河畔漫步(散文节选)

■ 陈亚冰

有的地方就有江湖。江湖传言，辜鸿铭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“征服一个男人要征服他的胃”，张爱玲在《色·戒》里将它拓展演绎之后，获得众人皆知。如果，要了解一座城市，我们是否可以推理：了解一座城，就必要走完它的街道，尝遍深巷的小吃。

看真正的老街，需去老城区靠近陵河的解放路一带，或者沿着中山路口，在滨河南路向陵河下游方向走，沿路多是因为道路扩建而留下来的老旧拆迁豁口。有些年代的老屋，高约5米，多是红砖砌筑的瓦屋。房子正面，多是很厚的木板搭钩而成墙面，有一些还装饰缕空雕花窗棂，屋内用木板凭空将房子搁成两层，上面可住人。解放路往滨河方向的房子多是如此，而往北靠近财源街方向，偶尔会发现一两栋二层的楼房，楼面上还有一些简单花饰，不过多有剥落不好辨认；楼房约有3米宽，深约有20米。从老城区的分布看来，越往南，老屋就越少，很多都是盒子楼高耸，街道喧嚣，生意盎然。陵水先前可能因为地理位置以及地方文化的原因，到南洋去经商谋生的人很少吧，所以在里较少发现南洋建筑文化。

从地图上看，陵城旧址附近的街道，几乎都被中山路、解放路、和平路、新兴路灯交错倾轧了，让人看着凌乱。当然，对于外地旅游者来说，地图上的文字线条总是难免被看成凌乱无序，陵城人确实如鱼如大海，一切无碍。

在中山路，遇上在老屋前的树荫下乘凉老者，我便与他聊了一些陵水的历史。据他说，中山路原来叫“拔罗下”（怀疑是海南话或者黎语说法），我听了几次都不明白，他就给在地上写了那三个字……

木瓜记(诗歌)

■ 陈波来

小南风送来一场豪雨，木瓜一夜间更肥硕了一些，各自向顶上的冠叶挤近了一些而木瓜树的母干显得更纤细，趋趣于阳光带来的眩晕。像打开的伞但是飞不动太多来自内部的负担，把它拉回地面天已经蓝得很低，被膨胀的木瓜蹭得黑绿木瓜各自肥硕，没大没小像一些没心没肺的家伙挤成一茬，有了各自飞离的姿式

成熟季，热带海岸线再次在体内溃裂木瓜迎刃打开自己。有人在千里外分明看着它怀揣那么多离散的亲人